

草木



赤土埔上的"霸王花"

深秋,我从四季分明的河南来到四季常青的晋 江整16年了。印象深刻的是,沿海地区春夏秋冬都 可以看到叶绿花红、艳丽如画的植物,三角梅、刺桐 花、蟹爪兰、木棉树,一种比一种鲜艳,一株比一株旺 盛。令我惊叹的是宿舍门前赤土埔上生长的那株丑 陋的、无人眷顾的仙人掌,竟也能坚守脚下一块贫瘠 的红色沙土,经受住酷暑风雨,开出一身灿烂的花

宿舍是公司创建时期临时搭建的板棚房,周围全 是红色沙土地和荒草。我们刚搬入时,门前这株无意 种下的仙人掌只有不起眼的一尺多高。普普通通,没 人注目,没人浇水修剪,任凭风吹雨打。然而,她却在 赤土埔上茁壮成长,年年拔高,年年分枝,仅4年后竟 然成长为五六束的浑然一体、密密匝匝高达三四米 高,超过房顶。夏秋时节,仿佛一夜之间就开出一身 灿烂的花朵,自成一景,令人刮目相看。

自然界,每个生命都有自我表现的方式。这株 坚守一方贫瘠的赤土埔上的仙人掌也不例外,数年 的寂寞、独守,突然从它长满尖刺的丑陋身躯上冒 出一株株、一串串、一片片的靓丽的花儿。这些美 丽的花朵能保持一周的花期,每天早晚盛开,白天 在烈日下闭合。娇嫩洁白的花蕊、花瓣,淡青色的 花托,每一朵都像商量好了一般,一起绽放,一同闭 合。花朵比昙花要大,看起来却同样的秀丽高雅。 花朵枯萎脱落后,根部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离开 的干净洒脱。

宿舍门前赤土埔上的这株仙人掌盛开的花朵,我 粗略地数一数,鼎盛时竟然有60多朵,争奇斗艳,引 人瞩目。那段时间,就像是花朵们的狂欢节,密密匝 匝,热烈自由,无拘无束,仿佛在俯视一切,傲视群 雄。夏秋的风吹日晒,冬春的干旱大风,一年的孤独 寂寞,三百六十五天经历的冷漠歧视,没有蝴蝶光顾, 更没有人眷顾、欣赏和照料,体会到的可能只有残酷 考验,甚至是因为样子丑陋带来的歧视。但终于在属 于自己节日里绽开、怒放,拥有自己短暂一生的高光 时刻。

我之前不知道仙人掌会开出如此旺盛和雅致的 花朵,特意查了一下,才知道她们的名字是"霸王花", 也叫"量天尺""剑花"。它不仅绚丽,还是一种药食同 源的花品,性味甘微寒,具有清热润肺等功效。可鲜 食,也可干制后食用。

噢,原来如此,霸王花除了美丽,竟还有如此的药 效作用。没有肥沃的土壤,生长在丑陋多刺的身躯 上,处于恶劣的环境中,生命力却如此顽强,也可以同 其他花木一样,盛开出如此美丽的花儿,还制造出药 效价值。霸王花,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回过头想一想,门前赤土埔上生长的这株仙人掌,伴我一起成长,其实与我的经历颇为相似。人到 中年,离开家乡,到千里之外的晋江打工,克服数不清 的艰辛,缺少家庭亲情的温暖,咬牙坚持十几年,顶住 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虽然没有像霸王花那样开出一片 灿烂,却也凭借坚韧顽强、吃苦耐劳,终于在这块闽南 的土地上也站稳脚跟,赢得了应有的尊重,支撑起了 自己的家庭。

再引伸来看,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哪一样生长的轻 松,度过的容易呢?可是,连丑陋不堪、生长条件恶劣 的仙人掌都可以坚守一块赤土埔,开出娇艳的霸王 花,奉献给世界独特的一份美丽和药效,我们对自然 界和生活里的一切生命,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学习和借 鉴、珍爱与尊重呢?



怀有一颗"蜗牛心"

刘琪瑞

我在城郊那片小菜园里种了几样秋菜,秋天雨 水旺、光照足,一畦畦油菜、菠菜、小萝卜长势良好, 绿波荡漾,惹人喜爱。可好景不长,菜地里招了虫, 一片片碧绿的菜叶被咬出了许多小洞。一看就知 道,这是一只只小蜗牛的杰作。

我带着两岁半的孙子康乐去捉蜗牛。起初,他 很高兴,蹦蹦跳跳跟我去,还唱起了童谣:"蜗牛、蜗 牛,先出犄角后出头……"转过来问我:"爷爷,蜗牛 那么可爱,为什么要捉它?"

我跟他讲:小蜗牛确实可爱,整天背了个房子, 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安家,它爬呀爬呀,爬进菜地里, 爬到菜叶上,咬出那么多洞洞,它们是农业害虫! 康 乐懂不了这么多,竟说:"让蜗牛吃吧,吃饱了长大 大的,更可爱!"我说:"蜗牛把菜叶吃光光,小菜不长 了,咱们吃什么呀?"康乐不言不语了。

"别看这些蜗牛外表光鲜,模样可爱,可它们是 农民伯伯最讨厌的害虫,必须把蜗牛捉干净!"我边 说边捉小菜上的蜗牛,捉一只就放到康乐拿着的空 矿泉水瓶子里。康乐摇得咯当咯当响。我还说:"等 把瓶子装满了,都送给人家喂鸡喂鸭,鸡鸭吃了蜗牛 下多多的蛋、大大的蛋!"

捉完油菜地,我准备到菠菜地里捉。我把瓶子 拿过来一看,咦,蜗牛呢?康乐嘿嘿地笑,"我放跑 了!"我刚要冲他发火,康乐可怜巴巴央求我:"爷爷, 不要捉蜗牛喂鸡喂鸭子,蜗牛不好吃,好玩!"

看着康乐眼里流露出来的良善之光,我于心不 忍,干脆不捉了,"留着蜗牛,让它们吃吧,长大了,陪 着你玩!"康乐开心了,回来的路上,我们一起唱那首 《蜗牛与黄鹂鸟》:"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 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 上爬……"

我不禁感慨:唉,蜗牛这萌萌哒的样子,到底迷 惑了多少人呢?可惜了我园子里的菜!

转而想,这些小蜗牛像什么?像孩子呀,一个个

无忧无虑,爬高高、过家家;孩子们呢,更渴望像小蜗 牛那样,慢悠悠地爬,向前向光,永不停歇! 蜗牛,谐音"我牛",我的小牛牛!蜗牛之所以可

爱,大概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份纯净的童真,需要怀有 一颗未泯的童心。



人寿年丰夕阳红(剪纸) 杨民兴



我曾以为老大上了初中,我就迎来人生的春天——可 以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了。其实,对我的考验才刚刚

"你为什么打妹妹?""妈,她先打我的!""你上初中 了,怎么还能和幼儿园的妹妹天天打架?'

我才刚躺下,想抽空午睡一会,就被儿子和小女儿的 "战争"吵得心烦意乱。这也是我家每天都会上演的一幕, 大多都是老大和老三起冲突,哥哥不让着妹妹,妹妹喜欢 去打扰哥哥,两个人总是"水火不容",不把家闹得乌烟瘴

这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刚关上门准备继续午 睡,门里又传出了他们的吵架声。

我气不打一处来,顶着睡意,推开房门,一个箭步冲到 儿子房间。小女儿看到我,委屈得哇哇大哭,说哥哥又打 她了。儿子站在一旁,看起来气势汹汹。

"又怎么了?"我抬眼瞪向老大。

"怪她哦,小妹没经过同意,跑到我房间,乱翻我的东 西,还把我的胸卡带走。我说她。她先动手打我,我才还

"妹妹,不可以乱翻哥哥的东西。还有,作为哥哥,你 要多让着妹妹!"我郑重其事地教育他们。

"我不听,我不听!"妹妹捂着耳朵,号啕大哭,逃之夭夭。 而一旁的哥哥面色铁青,无奈地望着我。我说他一 句,他就顶我一句。

本就疲惫不堪的我没办法继续说教,索性扭头回房 间,闭着眼,明明眼睛疼痛难耐,却精神得很。我越想越

-旁的先生若无其事地刷手机,好像一切与他无关。 我生气地推了推先生,想让他去说说老大,怎么可以 对我说话咄咄逼人。可先生无动于衷,置若罔闻。

既然先生不插手,我也不作为了,索性就让他们闹去吧。 没一会,房间的门被用力推开,儿子说他作业做好了, 要自己坐公交车回老家打球。我说楼下打就不可以吗? 可他却一直强调楼下不好玩,执意要去老家。我不依他。 他就站在我身边,开启他洪水般汹涌澎湃的"演讲模式"和 "雷阵雨模式"。霎时,我听到噼里啪啦的雨滴如炸弹-般,砸在我心上,耳膜都要被炸开了。他的声音惊天动地, 好像要把我吞没。

那时,我很想像过去一样,拿起衣架狠狠揍他一顿,可 理智告诉我不可以。无奈,我只好败下阵来,暗自思忖着: 孩子大了,个子也比我高了一截,自然是不能再随便打他 了。可好好讲道理,他也是听不进去,我行我素啊! 真是

"你就不能顺着妈妈吗?"半晌,我克制住胸膛的怒火, 尽量平和地问他。

我以为他也会心平气和回应我,可他却冷冷回了我一 句:"受着!"

听到他这句受着,我心中的一团火再也压制不住了, 一"蹿出来,眉毛皱成一团,用尖锐的目光狠狠 瞪向他:"妈妈很生气,现在不想看到你!"

他嘴里轻轻哼了一声,气呼呼地走了。

"砰——"关上门的那一瞬间,我的泪不由自主滑了出 来,老大小时候对我依赖的记忆慢慢浮出来:他十个月第 一次叫妈妈;三岁时午睡起来找不到我,哭哑了嗓子;幼儿 园小班哭着找妈妈,闹了一年;小学二年级端着洗脚水要 给我洗脚……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泪水再次洇湿我的眼眶。他长大 了,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依赖我的小男孩了。我已经在不知 不觉间变成了他的"敌人"。也许,不是孩子变了,是我还 不能接受他长大,不需要我的事实。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失控,会无助,会崩溃。 其实,这都是每位妈妈在人生路上必经的考验,迈得过去, 你就成长了! 迈不过去,你还需要多加练习!



旧

里的

一日收到友人寄来的一个包裹,拆开包装的瞬间, 我眼睛都直了——是新鲜的桑葚,个头竟不输成人手 指,紫得发亮,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流淌出汁水。我迫不 及待尝了鲜。当酸甜的汁水在齿间迸发时,那些藏在 老桑树下的童年时光,霎时漫上心头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总爱往我家那块还没建成的 厝地跑。厝地前住着位独居的老妇人,她的儿女早早 离家闯荡,只留她守着老宅。那时,我们这群"好奇宝 宝",天天琢磨着她家那半掩的木门里藏着啥宝贝。不 过说实话,我们真正惦记的,是院子里那棵枝繁叶茂的 桑树!

> 可这棵"宝藏树"有两位"看门大 将"——两条威风凛凛的大狗。每次我们 刚靠近,它们就像装了弹簧似的冲出来,扯 开嗓子"汪汪"狂叫;那阵仗,吓得我们屁滚 尿流,感觉魂儿都被叫声震飞了。久而久 之,我们路过她家院子,都跟做贼似的,恨 不得贴着墙根溜过去。

> 但对于馋嘴的小孩来说,美食的诱惑 足以和恶犬抗衡! 那年春末,大我一岁的 堂叔兴冲冲地跑来:"爱哭包! 走! 我带你 去摘桑葚!"我瞪大了眼睛,满脸怀疑:"真 的假的? 桑葚熟了? 你不怕那两条狗?"堂 叔把胸脯拍得"砰砰"响:"我都侦查好了! 桑葚红得发紫,保管甜! 你负责在下面 接!"这等美差,我哪能错过,立马蹦蹦跳跳 跟着出发。

> 刚到院外,堂叔突然刹住脚步,一把拉 住我:"等等! 我先探探敌情!"我赶紧蹲在 墙根,抄起一块石头——大人们说过,遇到 狗,只要挥挥石头,保准能把它们吓跑!只 见堂叔蹑手蹑脚地凑到墙边,伸着脖子往 里瞅。没一会儿,他朝我使劲招手。我轻 手轻脚挪过去,听他压低声音吩咐:"我爬 树摘,你在下面也要机灵点!"我小鸡啄米 似的点头,不由得攥紧了拳头。

说时迟那时快,堂叔"蹭蹭蹭"地爬上 了树,猴子似的钻来跳去。我站在树下,心 提到了嗓子眼,眼睛死死盯着大门,耳朵竖 得比兔子还长——万一狗冲出来,我是"弃

叔",还是"救叔"?正纠结着,树上突然"哗啦"一阵响, 熟透的桑葚像紫色的小雨点簌簌往下落。我忙弯腰 "寻宝",小心翼翼地把果子往衣兜里塞,边捡边想:这 哪是桑葚,分明是老天爷赏的"甜蜜炸弹"!

"够了够了,吃不完了!"我挺着鼓鼓的衣兜,一边 喊,一边把红似火的桑葚塞进嘴里。可堂叔还在树上 晃得枝丫乱颤。这下,我只能把双手的空隙也填满 了。就在这时,"吱呀"声划破寂静。老妇人一声呵斥: "你们这些囝仔竟敢来偷桑葚!"那两名"大将"随之跃 出门坎,咆哮着冲过来,眼睛红得能喷出火来,牙齿颗 颗立起,吓得我浑身颤抖,刚要抬头,堂叔已"刺溜"滑 下树,拽着我狂奔。我俩一路上跌跌撞撞,腹中的桑果 翻来覆去,小巷里留下了一串串粗重的喘息声。

等跑到安全地带时,我才发现手里的桑葚早没了 踪迹,衣兜里也稀稀拉拉所剩无几。堂叔一看,瞪圆了 眼, 叉着腰: "爬树不行, 放哨不行, 连桑葚都能丢! 你 这'侦察兵'当得也太不靠谱了!"我委屈极了,"哇"的 一声,泪水喷涌而出:"我哪知道它们也会'逃跑'嘛!" 堂叔见状,知道拿我没辙,脸都拧成麻花了。为了不被 长辈责骂,他还得扮鬼脸哄我。看他憋屈的模样,我 "扑哧"一声,脸又笑开了花……

时光悄然流逝,如今再回故地,斑驳的砖墙愈加老 气,半掩一生的大门已被潮湿的青苔占据。当指尖抚 过粗糙的树皮时,昔日的犬吠声与欢闹声再度响起。 我突然明白:老桑树守的不仅是空荡的院落,还有我们 回不去的童年。



知道,那些紫黑色的大叶子,来自隔着重重山、阻着 道道水的海边。她们就像远嫁山乡的女子,带着紫 色胎记,披着层层纱衣,入主山乡家家户户的厨房内 室,既帮衬着一家老小于餐前润肠、饱后舒胃,又帮 忙着补充碘质盐分、颐养精气神。

味道

闽南山乡人向来无汤不欢、无汤不饭。备好一 把紫菜,作为下汤之用,自然也就成为山乡煮妇煮夫 们的厨藏必知常识。在厨藏将空未空之际,大家或 是前往市镇超市,或是直奔五日一圩的乡村摊点,总 要及时充储那一份来自远方大海的厚爱,以便随时 可以端出热气腾腾的紫菜汤来。

平日居家,若没有更好的食材用来炖汤的话,闽 南山乡煮妇煮夫们并不慌神,他们大言不惭,直抒胸 臆地说,弄一把紫菜来相助,就够了。事实上,用私 藏的紫菜干货,来当作一餐饭的灵魂汤料,煮出一道 洋溢着海鲜余味的紫菜汤,是闽南山乡煮妇煮夫们 屡试不爽、心照不宣的一贯做派

饭点在即,眼看着家人嗷嗷待哺,闽南山乡煮妇 煮夫们下手不疾不徐。他们会有条不紊地从橱柜里 撕取些紫菜,洗净了扔到滚烫的汤锅中,打入一两个 鸡鸭蛋,撒点葱花、姜丝,泼点花生油或者抹些猪油 什么的,再花上来回滚烫两三次的工夫,就可以让紫 菜汤从容地出锅上桌,及时滋养着一家大小的肠胃。

当然,如果时间较为充裕、备料较为充盈的话, 闽南山乡人也是在用紫菜来当汤中主角的同时,习 惯性地加入诸如养得肥滋滋的鲜海蛎、冻得亮晶晶 的虾肉丸、切成细丝丝的豆干片、捏成小团团的肉羹 泥,等等,一干与之门当户对的小山珍小海味,成就 一锅丰富多彩的农家靓汤。

这样一来,以一菜为主、适加个料的做法,就能 很好地根据各自家庭累积起来的味蕾谱系,满足一 家老小对汤色的不同喜好。这也说明,在闽南山乡 人的家庭生活中,一旦有紫菜汤参与,势必可以让家 中老小转忧为喜、食足尽欢。这也是闽南山乡人的 种种家常用汤之道。

换到应急场景,那一道简单不过的紫菜汤,也是 能hold得住场面、镇得住场子的。某些突如其来时 刻,尤其夜将深时,平时打得火热的亲朋好友,在各 种宴席之后、意犹未尽之际,前来叫嚣着划拳喝酒。 相对不谙厨事的外行人来讲,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难

而聪慧的山乡煮夫煮妇们明白,深夜的不速之 客,就像放飞的野马,必定要有汤汤水水才能够驯 服。他们眼疾手快,洗手做羹汤,让那一道紫菜汤一 菜当先、挺身而出,帮衬着化解难为无汤的尴尬境

当一锅热气腾腾的紫菜汤,于三下五除二的时 间里出炉,也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扯回不速客迷离 的视线。要么以汤醒酒,用温情的汤水唤醒来者的 理智;要么据汤加酒,以汤下酒,客主双方一并痛饮 一番,来个豪情万丈的不醉不罢休。

交情莫过紫菜汤。对于闽南山乡人来说,一场 掏心掏肺的宿醉后,也许会断了片,会忘记那情那 景,会不承认许下的多多少少的诺言,但是大都会拿 紫菜汤来说事,会言左右而顾其他,反复唠叨着说, 那天那夜那一碗紫菜汤,是如何的味美、如何的甜 香。这更是闽南山乡人隐而不宣的交际行为。



蝴蝶和树叶

姚颖婕

我喜欢蝴蝶。我曾一次又一次地追逐它们,一 次又一次地迷恋着它们的色彩,却一次又一次地落

它们轻盈、脆弱,却又能在空中飞翔,以单薄的 身躯对抗着狂风,自由自在。

我并不喜欢落叶。树叶掉落下来的过程美,清 理起来却十分地麻烦。更何况,树叶不禁风吹,叶子

枯黄的样子像迟暮的老人,没有一丝生机。 直到我在某个角落里看到一只蝴蝶。那只蝴蝶

它的翅膀是皱的。我眼睁睁地看着它被风吹得 摇摇晃晃,爪子却能牢牢地抓住地板,人走上前去也 丝毫没有畏惧之意,就站在那儿。我伸出手,把它托 了起来,仔细观察:背面的翅膀是蓝黑相间的,蓝色 部分像某人在画画时,蓝颜料在不经意间掉落;黑色 的部分,像造物主从最漆黑的夜里来撕下的一片天 空,深邃美丽得无可比拟。正面的翅膀却是黄黄的, 像一片枯萎的树叶。我近距离观察蝴蝶时愿望没有 落空,只是我看到的,究竟是蝴蝶,还是树叶呢?

将死未死的蝴蝶和将生未生的树叶,它究竟是 谁呢? 我看着它奋力鼓动翅膀飞得歪歪扭扭,却也 沐着狂风,似闲庭信步。它虽红颜不再,却依然有其 生命的重量。我突然望向身旁的朋友,没头没脑地 来了一问:"生命的重量在了,风能吹起一片树叶,但 吹不起一只蝴蝶。'

但蝴蝶又如何,树叶又如何呢?每一片掉落的 树叶,都曾是一只蝴蝶,虽然掉落了,虽然很短暂,但 它们也曾存在过,这就足够了。

或许不需要在乎轻重与否,真正要在乎的是,存

在与否。 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呢?我们是困囿的庄 周,还是自由的蝴蝶?抑或许是,我们是否真正地存

在呢? 蝴蝶不能回答我的问题,跌跌撞撞地飞走了,如

一片凋零的树叶,凄美又恍惚。但我只能留在原地 和落叶做伴,思索着存在与否的问题。 又是一阵风吹来,落叶纷纷。

孩子们嬉笑打闹的声音传来,拉回了我的思

绪。我突然抬起头,望着那蝴蝶一样翅膀的天,笑了 笑,追随蝴蝶而去。



为幸福让步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过了六 十岁,我学会的第一件事是:让世界的棱角 先软三分,再软三分,直到它们像小时候, 爱吃的棉花糖,含在嘴里,抿一抿就化了

从菜市场归来,远远就听到小区里传 出"咚咚"声,那是篮球砸地声。小区里有 一名初中生,酷爱篮球,常在没有篮球架 的院子里,练习投篮。特别是在别人午休 时,孩子总爱释放他旺盛的兴趣。篮球砸 地的声音,沉闷而振响,咚咚咚敲我的太

"嗯,练得不错。"我笑着说。孩子愣 了愣,抬头看着我,怯怯地咧嘴一笑:"爷 爷早。"我笑,说:"星期天抽点时间,可以 到学校好好练练。"

午后,老同事打来电话,抱怨儿子太 我站最后,那几个跳得不好,都站在前列, 过铺张,说车子开了没几年,又想着买电 瓶车,说是"烧钱"。我"嗯嗯"地听,偶尔 插一句:"哦,原来这样。"

挂断后,我给自己泡了杯茶,看茶叶 在紫砂壶里翻身,忽然明白:每一句话,都 是说话人自己心里的石头,扔出来,是想 找一块更硬的地,回一声脆响。我若回以 "对",石头就弹回去;若回以"错",石头便 碎成渣;若只回以"嗯",石头便轻轻落地, 让幸福像大地上长满的野花,每个人都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出花儿的美来。

"今天,徐老师又调整站位,我被排最 后了。"晚上,夫人健身归来,对别人邀请 参加花鼓队很是欣慰, 倍感有面子, 每天 音, 进行了过滤, 一半吸收, 一半排出, 想 回来很晚,总要喋喋不休说上一阵子。"让 着为幸福让步。

影响了整体,到时获奖很难。"虽有满腹意 见,回来后总把手机架在橱柜上,对着教 案十分投入地跳上半小时,待汗出气喘, 方才罢休。 "怎么又响了。"夫人转移了话题。原

来是客厅的吊扇沙沙响,老伴嫌吵。我搬 来梯子,拿出网购的润滑油,见有缝隙,就 瞎点一通。再打开,果然声音小了许多。 可我自己明白,那润滑油一点作用不起。

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说:"左列钟铭 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自谦活到甲子 年了,才算通了六窍。细细想来,人过耳 顺,原来不是世界安静了,是我终于把杂